



童非非

作品集



爱の光
The Light of Love
系列

No.01

壹

那个戴捡贝壳，给我做蛋糕，
帮我抵挡生命艰险的少年，
就像我最后一天目送他离开的那样，
卷起遍地沙尘，
消失在海天一色的蔚蓝中，
再不能出现。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の光系列

珍珠瑕

Pearl, Deep Love

◎童非非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珠瑕 / 童非非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648-0526-5

I. ①珍…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7367号

珍珠瑕

童非非 著

图书策划: 天舟文化

统 筹: 黄瑞芳

责任编辑: 邓筱 莫华

责任校对: 苏钢

版式设计: 毛毛雨

原画创作: 刘夏

出 版: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 410081

电话 / 0731-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 0731-88872636

网址 / <http://press.hunnu.edu.cn/>

总 发 行: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194 号天域新都商务楼

电话 / 0731-82801357 82918792 传真 / 0731-82801356

邮编 / 410007

网址 / <http://www.t-angel.com/>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88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7000

书 号: ISBN 978-7-5648-0526-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总发行公司调换。

童非非巅峰级才情杰作·光芒耀世·悲伤来袭
华语文坛无与伦比的重磅催泪弹

爱の光系列

①《珍珠瑕》

②《珊瑚隐》

③《琉璃碎》

④《琥珀光》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这是几段悲伤的浪漫爱情故事，

关于阴谋、复仇、谎言、背叛、眼泪、诺言……

历时三年，童非非华丽转身，首次挑战“暗黑+纯爱”题材！

看身世离奇的少女漫画家如何走出命运的漩涡……

内容简介：

命运坎坷的孤女蓝瑾，在成长过程中遇见四个与她命运紧紧纠缠的男子，善良偏执的少年安楚河，坚韧隐忍的警官宋家祺，神秘莫测的摄影师秦牧枫，命运曲折的冤家郑斯易。他们像宝石一样璀璨夺目，闯入她的生命之后，或带给她温暖，或带给她伤害，或带给她冰冷。如同不可预测的未来一般，她与他们之间，也总是不断地错过与遗失。

往事携着岁月的风尘呼啸而过，与她青梅竹马的安楚河少年早夭，未婚夫宋家祺惨遭杀害，情人秦牧枫锒铛入狱，离奇失踪的郑斯易神秘归来……青春、爱情、悬念、谋杀、谎言、复仇、背叛、轮回，这些动人心魄的情感错综纠缠，上演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刻骨绝恋。只是天意弄人，他们和她，注定各自走向不同的归宿……

珍珠瑕
ZHEN ZHU XIA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再见，萤火虫

025

第二章

不肯死去的鱼

050

第三章

半岛孤儿院

073

第四章

他从海边来

102

第五章

长腿叔叔的礼物

128

第六章

狮子座少年

152

第七章

永不遁去的海

183

第八章

尘世烟雨

208

第九章

珍珠形成的秘密

234

第十章

远方不是岸

第一章

再见，萤火虫



这是梦么？还是真实？

蓝槿能清晰地听到风掠过海面的声音，甚至能闻到它们腥咸的味道，但是她看不到任何景象，只有漫无边际的黑暗一直遮蔽着她的眼睛。等喧嚣的潮声散去之后，她觉得有一双温柔的手触上自己的额头，那双手带着让人留恋的体温，细细地为她理顺发丝，并抚平她那紧皱的眉头，像是要将她所有郁结的愁绪驱散一般……

坐在窗户边上，能看到海岸的礁石与木桥，岸旁肆意生长着野生的仙人掌，近处则遍布红杉与麻黄，再朝前走，便是大海。这里的空气总是带着一股清新的腥气，初到半岛孤儿院的时候，蓝瑾记得自己曾很反感这种味道，往后时间久了，居然喜欢起来。看来，人的习性，果真也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吧？

低下头来，细心地调制绘画所用的颜料，蓝瑾继续画那幅未完成的油画，画中的景象其实更像一个完美的梦：空旷的原野上，铺满了大片的矢车菊，绽放着早春似的暖光，金闪闪的一片，纯净而清丽。只可惜时至黄昏，此刻的光线有些太暗了，会使颜色的辨别上有所偏差，这让蓝瑾不得不暂时放弃作画，停下来歇一会儿。

暑期已经过半，想想开学时就要迎来的绘画大赛，蓝瑾顿觉浑身充满了劲，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说，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加油呀。

安楚河就是这个时候推门进来的，他进门的时候稍微低了一下头，避免被门楣碰到。蓝瑾有点儿惊讶，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长这么高了呢？她都没有意识到，心里还总以为，他只是十几岁的少年，可现在去看他的眉目轮廓，以及健硕的身板，早已像个大人了。

当然，她一样没有意识到，十六岁的自己，也早不是初入半岛孤儿院时清瘦的女孩，如今的她，随着时光的雕琢，已成为一个清秀俏丽的少女，头发长长的，被她随意地绑成马尾，上面结着的蓝

色发带，还是楚河送给她的。

楚河进门之后，她瞧见他的裤腿卷着，鞋子上沾了很多沙砾。他也不望她，径自将手中捧着的大把贝壳哗啦啦地放到桌子上，很自然地跟她说：“你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挑挑吧，有几枚还挺好看的，不喜欢的呢，就可以扔掉。”

蓝瑾笑笑，问他说：“你又去海边了？”

“嗯，闲着没事，就去逛了逛，今年海边来旅行的人太多，非常热闹，你怎么也不出去瞧瞧？”

蓝瑾答他：“我得画画呀。”

楚河耸耸肩，忽然笑了，像是想起什么好玩的事，蓝瑾好奇地问她：“什么事这么开心？”

“嗨，遇到个小捣蛋。”楚河说着，就用手比画到腰间给她看，“不过是才这么高一点儿的小孩，就敢跟我抢贝壳，明明是我先捡到手的，那家伙非说是他先看到的，真邪门啦，不讲道理！”

“你不会真的跟小孩子争吧？”

“当然没有。”楚河表现得很大气，“我就送给他了呀，省得一会儿看见他哭鼻子，现在的小孩子，娇里娇气，都是眼泪里泡大的，惹不得呀，一旦哭起来真是要命！”

他说话的语气使蓝瑾发笑，她望着那些贝壳，柔声跟他说：“你别总是给我捡贝壳了，再这样下去，我屋子里的贝壳都没处放了，铺成地板都绰绰有余！虽然我很喜欢，可也不至于要这么多啊。”

楚河没应声，坐在她身后的凳子上，开始端详她的油画，笔触定格在一朵矢车菊的叶子上，凝固的颜料极像是一滴粉色的泪。蓝瑾转身时，注意到他上衣的一颗纽扣，那颗纽扣缝得极不对称，扣上后弄得整件衬衫都跟着皱巴巴的，她故意夸张地说：“咦？林修女莫不是眼花了吧，她缝扣子的手艺几时变得这么差了？”

听到这句话，楚河显得有点儿懊恼，他低头一边看着纽扣，一边抱怨说：“你明知道不是她缝的……不是你说的么，她的事情太多太忙，我应该少去麻烦她，所以我就自己动手钉上啦！我心想，不就钉一颗扣子吗，会有什么难的？谁知道就这么个玩意儿，竟浪费了我一上午的时间，咳，真麻烦！”

蓝瑾放下手中的画笔和颜料托盘，将它们收进颜料箱子里，一一规整好，而后才走到楚河的跟前，微笑着说：“衣服还是去换下来吧，扣子我帮你重新缝。”

楚河毫无异议，一阵风似的从她的房间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再进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将手里的白衬衣丢给她，蓝瑾娴熟地找到针线，用小剪刀拆掉他原来缝得乱七八糟的线，开始重新给他钉这颗扣子。

时间大概是黄昏时分，他们的谈话突然提及到萤火虫，楚河说起前几天跟别人去旅行的时候，途中经过一处地方宿营，晚上能看见空中飞着满满的萤火虫。他一向话就很少，更不擅形容那种绚丽的场面，可即便仅听他的只言片语，蓝瑾也能想象得到，黑暗

中闪耀着光芒的萤火虫，它们在夏夜成群旋转飞舞的景象，是有多么美——不知道为什么，她心中一直有所向往，关于萤火虫，那些明明灭灭的宿命，对她而言，一直是无法逃避的诱惑。

“从小到大，我都还没看过萤火虫呢。”蓝瑾像在呓语似的，说了这么一句。

楚河很不以为然地跟她说：“咳，那还不简单？等你有空了，我带你去看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恐怕很难有机会，我得画画，马上就要开学了，你知道绘画大赛很快就要举行了，我不能辜负院长的栽培——”

楚河听到这些，显得有点儿不耐烦，皱着眉头打断她的话：“你呀你，整天担心这些事情累不累？拿到奖又怎么样？不拿奖又怎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欠了谁似的？”

“不是的。”蓝瑾试图辩解，她絮絮叨叨地说，“如果没有院长收留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他那么用心教我画画，我不能让他失望吧，你懂不懂？”

见楚河沉默不语，蓝瑾只好又转换了话题，她有点儿失落地说：“昨天晚上我又梦见爸爸了，我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他离开的时候，总叫着一个陌生的名字？”

“这个世界上不明白的事情可多了。”楚河带着自嘲的语气，语气冷冷地说，“就像我吧，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承认他就是我父亲？因为他觉得我是个累赘么？还是我令他觉得丢脸？既

然是这样，还留着我干什么？由着我生死不就罢了！”

见他情绪又激动起来，蓝瑾只好劝他：“别这么想，楚河，安院长不是你说的那样，其实他很疼你的——”

“你又了解他了？我母亲是怎么死的，你知不知道？他心里要是没有愧，为什么不肯坦白说出来？”

总是如此，一提起这些话题，楚河就要动怒，他压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蓝瑾也无计可施，气氛变得僵硬时，两人就都只好沉默下来，不再触及这些敏感的话题。现在不比从前，他们都成熟了很多，尽量不去伤对方的心，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是各自海阔天空地都退一步，蓝瑾觉得，也许这是因为彼此都慢慢长大的缘故。

大概过了有十几分钟，屋外响起轻微的敲门声，蓝瑾去开门，林修女站在门口微笑，用手语告诉他们说，晚饭开始了。

林修女走后，蓝瑾把重新钉好扣子的衬衫叠得平平整整，递到楚河手里，然后跟他说：“走吧，吃饭去。”

楚河把衬衫放到她的桌子上，口中说：“先扔在你这儿，我回来取。”

蓝瑾有点儿诧异，问他：“怎么，天都快黑了你还要出门？不吃饭了吗？”

“不饿，你们吃吧。我得赶去市里一趟，今晚上有点儿事得处理。”

“什么事？”蓝瑾追问，她唯恐他再跟那帮痞子混到一起。

楚河答非所问地说：“很快就会回来的，别管那么多。”末了，楚河又特别嘱咐：“别告诉他我出去了，我会赶在熄灯前回来睡觉的。”

楚河口中的“他”，正是院长安若海，也是楚河的养父和监护人。蓝瑾始终不明白，他们之间的仇恨与敌对的状态，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化解？这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楚河出门之前，蓝瑾把他送到了门口，见他跨上了那辆破旧的摩托车时，头发长长地遮住了眼睛，所以就顺口叮嘱了一句：“楚河，有时间你要去理发了，太长。”

“知道了。”楚河回答说，“你进去吧，再见。”

随后，这十七岁的叛逆少年，风驰电掣一般驾着摩托车离开了，因为速度过快，卷起了路边的沙尘，犹如武侠片中的硝烟战火。蓝瑾望着楚河的背影，那浅蓝色的背影，沿着海岸边游客们常住的旅馆向前行驶，渐渐地变模糊，越来越远，终至成为和大海相同的颜色，消融在海天之间，再无踪影可寻……

“医生，这孩子还要睡多久才能醒呢？”

“这恐怕要看她的意志了，她的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异常，只是潜意识里在逃避一些记忆，所以不肯醒来。”

“那怎么办？没其他法子吗？”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再不行，就只好用针剂强行使她醒来。”

“那好吧，谢谢你，医生。”

“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我会再来看她。”

“好，我送您出去。”

耳边似乎有两个男人在交谈，后来，他们的谈话终于停止了，声音伴随着离开的脚步消失，房间里重新恢复宁静。蓝瑾浑浑噩噩地睁开眼睛，醒转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林修女的脸。这个中年女人，拥有清淡的眉目，一如既往穿着朴素的黑衣。蓝瑾回想着，梦里那双温柔的手，想必也是来自于林修女吧？

林修女望着躺在床上的少女蓝瑾，目光中带着悲悯与怜惜，在看到蓝瑾醒来的一瞬，她的笑容浮现出来。

蓝瑾浑身无力，勉强举起手来比画手语，问她，院长呢？

林修女还没来得及回答，安若海就已经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刚刚送走了医生，没想到蓝瑾会那么快醒转，见她睁开眼，他立即快步走到她床前，如释重负般地深深地呼一口气，嘴里念叨着：“谢天谢地，蓝瑾，你终于醒了！”

蓝瑾环顾周围，透过窗子，她看到外面正下着雨，连绵的雨声伴随着黑沉沉的天色，使屋子里显得非常昏暗。她有点儿恍惚了，什么时候下的雨呢？那么，刚才晴朗的黄昏，以及黄昏里的一切，都只是梦么？可是望向窗边，支架上的那幅画还在啊，还是进行到她未完成的部分，矢车菊的叶子，脉络定格处的油彩，犹如一滴粉色的泪般醒目，旁边的桌子上，还堆砌着许多贝壳，分明就是楚河捡来送给她的啊。

“什么时候下起雨的？”蓝瑾迷茫地问。开口的时候，她才发现

自己的声音有点儿喑哑，嗓子里有干裂的疼痛。

“已经三天了。”安若海递给她一杯水，回答她说，“也不知是怎么了，这雨一直停不了，很多来海边的游客都被困住了，不能返程。”

听到他的话，蓝瑾蓦然觉得心惊胆战，她有些忧愁地问：“那楚河呢？这么大的雨，他去市里怎么回来？”

安若海怔住了，他望着面前这女孩，她亮晶晶的眼睛里满含对楚河的牵挂，忽然地，安若海眼眶里就泛出了泪，他哽咽地跟她说：“傻孩子，你在说什么？楚河……楚河已经不在了啊。”

好像有一道闪电直击心底，将灵魂生生地劈成两半——蓝瑾目光呆滞地望向安若海，口中喃喃地问着：“什么？院长，你说什么？”

“你忘了吗？三天前，楚河就已经出事了啊！”

安若海的话，像是海边潮水的回声，一遍遍地冲击蓝瑾的耳膜，使她无处躲避，她捂住耳朵，拼命摇头，却无力逃开这可怕的真相。

院子里的一角，一辆破损得面目全非的摩托车，正孤零零地躺在那儿，此刻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堆废铁，被倾盆大雨连日淋着，上面的血迹早已冲刷干净，徒剩下一具令人心惊肉跳的躯壳，还象征性地记载着曾发生过的灾难。

蓝瑾呆呆地站着，任凭大雨将自己淋湿，她听不见身后院长

的叫喊与劝告，现在，她记起了一切，关于楚河的一切，包括他忍痛骑着摩托车回来找她，浑身鲜血跌倒在她面前的模样——是的，她记起了，每个细节，那些点点滴滴，就像眼前无处躲避的大雨一般，撕裂她的内心，并将她完全淹没。

她觉得自己像是飘在空中的风筝，片片都被扯碎，偏还想张开翅膀，带着满身伤痕往前飞。多么可笑，又是多么可悲。

楚河，他已经走了。

此生此世，他再也不会回来。

再次倒下之前，蓝瑾脑海中只闪过一句话，那是她在电影里听到的台词——“你有你的深渊，我有我的宿命”。

楚河爱听老歌，他的卧室不大，桌子上摆满了港台歌曲碟片，一架小小的老式CD机，还是用攒了很久的零用钱买来的。他的门后挂着牛仔外套、帽子、摩托车的头盔，还有一个稍显磨损的篮球，装在网状的袋子里。

楚河床边的墙壁上，贴着好几张电影《古惑仔》的海报，光着上身穿牛仔裤的几个男人，大都顶着文身，个个挥刀站着，矫情地做出恶狠狠的潇洒状，为首一个还留着长长的头发。每次看到这些海报，蓝瑾都觉得幼稚，她曾建议楚河说：“这些人那么难看，你贴他们干什么啊，还是赶紧揭下来吧！”

楚河却说：“你懂什么呀，他们多帅，多潇洒呀！”

“留着长头发就叫潇洒吗？我老觉得脏脏的。”